

DOI: 10.19832/j.cnki.0559-8095.2026.0024

美国移民与族裔史研究中的“种族转向”

伍 斌

(东北师范大学 美国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种族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流行一时的学术思潮,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且具有跨国影响力,对美国移民与族裔史研究的影响尤为突出。“种族转向”的兴起,源于美国学界对传统“同化范式”主导的美国移民与族裔史书写的不满,同时也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大规模外来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意识觉醒的推动。“种族转向”的表现之一是催生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亚裔和拉美裔史学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以白人为中心的美国移民史书写。学界也兴起了对“白人特性”的研究,推动了传统白人移民族群历史研究的丰富与深化。然而,“种族转向”也存在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和实证不足等问题,并有走向“有色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

关键词:“种族转向”; 移民与族裔史; 白人特性; 同化范式

自近代世界殖民体系初创以来,世界历史即表现出明显的种族化特征,白人国家日益占据优势地位。即使在后殖民时代,种族等级观念仍然流行,并潜移默化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种族是理解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颇为有效的视角。美国作为“移民之国”,其种族和族群的多样性举世罕有,然而美国的移民和族裔史书写长期以“白人”为中心。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果以立法形式确立,尤其是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刺激了来自亚洲和拉美的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各少数族裔的自我认同意识也随之觉醒,移民族裔史学在研究范式上出现了“种族转向”(racial turn)。关于种族与美国政治、经济、国家构建和国族构建之间的关系,与移民、公民身份、权利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美国如何塑造、合法化和推行种族秩序等方面,学界已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同时,传统移民族裔史家已不满足于通过“同化范式”(assimilation paradigm)来研究白人移民的历史,而是探寻白人族群内部的复杂性,有关“白人特性”(whiteness)^①的研究应时兴起。

“种族转向”将移民经历置于移民史研究的中心,推动学者重新思考种族形成及移民的多重维度,加深了对美国移民历史的理解。《美国族裔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在

收稿日期: 2025-0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社会思潮更迭与移民史学范式变迁研究”(24ASS003)

作者简介: 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移民与族裔史、跨国史。

^① 关于“whiteness”的翻译,国内尚未统一,有学者将其翻译为“白人”“白人性”“白人属性”等。笔者在此将其翻译为“白人特性”,以凸显其所强调的在美国历史上白人所特有的一些属性和权利。

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该杂志于1999年和2015年发表了两组文章，对“种族转向”在具体领域的学术实践展开分析，也有学者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①然而，相关探讨并未对“种族转向”何以兴起的历史语境进行深入分析，也未对“种族转向”的相关成果进行总体评述并深入探讨其对美国移民族裔史研究的贡献及其局限。中国学界则尚未有论及这一问题的成果问世。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深入分析“种族转向”背景并评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该转向对美国移民族裔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及其所带来的问题。

一、“同化范式”的危机与“种族转向”的兴起

关于种族问题的意义及其重要性的讨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颇为活跃。二战本身与种族议题紧密相关，也激起了人们对种族主义的反感。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在各殖民地人民的抗争中走向瓦解，以有色人种为主的全球性移民，使世界主要移民接收国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有色人群。这些群体很快行动起来，积极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利，反对移入地根深蒂固的、制度化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在美国，以种族议题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一度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有色人种的诉求引发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革新，种族主义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传统的歧视性或排他性的种族制度至少在立法层面被废除。学界对种族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研究者对美国历史上针对移民族群的歧视和偏见产生浓厚的兴趣，^②美国移民与族裔史领域对种族问题有了更丰富、更具批判性的认识。

美国移民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到20世纪40年代成为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分支。然而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裔一直是美国移民史的主角，有色族群的移民经历被忽视，“同化范式”是其主导范式。欧洲白人移民的融合和同化被奉为所有移民效仿的榜样，未能顺利同化者则被视为族群自身存在问题，而非这种范式解释力的不足。“同化范式”最初是由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等人，基于1880年至1920年间抵达美国的大批欧洲移民的经验而提出的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范式，成为研究当时欧洲移民经历的有效工具。帕克等人指出，移民在东道国社会经历了接触—竞争—适应—同化等不同阶段。^③同化主义者认为，移民带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来到美国，最初在同种族的社区定居，这有助于他们适应新环境。虽然移民的社会流动性有限，但是其境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善。移民群体和东道国社会的摩擦也逐渐缓和，彼此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包容对方，移民在东道国社会日渐获得更多文化、社会和经济立足点。^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认为，移民大约需要三

① 参见 Donna Gabaccia, “Comment: Ins and Outs: Who Is an Immigration Historia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p. 126-135;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p. 66-84;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p. 115-125; Erika Lee, “A Part and Apart: Asian American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34, No. 4 (2015), pp. 28-42.

② Howard Winant, “Race and Rac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 177.

③ 参见 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 Chapter XI; Robert E. Park, *Race and Culture*,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0.

④ Rogelio Sáenz and Karen Manges Douglas, “A Call for the Raci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Studies: On the Transition of Ethnic Immigrants to Racialized Immigrants,”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Vol. 1, No. 1 (2015), p. 170.

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同化，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生活。^① 这些同化论观念总体上反映的是欧洲移民族群的经历。

基于同化范式的最为经典的学术研究，来自美国移民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奥斯卡·汉德林的代表作《离根者》。根据汉德林的说法，欧洲农民的移民群体都很相似，他们对所居村庄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由于人口过剩和缺乏工作机会而移民美国。这些移民及其子女起初被严重疏离，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他们摆脱原有族群心态，慢慢适应美国社会，接纳美国的价值观念，认可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而成为“美国人”。^②

事实上，在帕克和戈登发表同化论观点后，便有学者发出反对的声音。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便呼吁将种族纳入移民研究的考量范围。^③ 移民史家鲁道夫·维科利的《芝加哥的康塔迪尼人》一文，更是通过实证研究挑战了奥斯卡·汉德林等人所推崇的“同化范式”。维科利将汉德林关于欧洲农民移民群体的论述与19世纪初芝加哥南意大利移民的经历相对比，发现汉德林的论断并不适用于后者。^④ 移民史家乔恩·耶勒(Jon Gjerde)将学术兴趣集中于欧洲移民，对同化范式长期主宰移民史研究的局面进行了有力批判，指出移民史家不能只在一种范式下展开研究，“美国没有一个关于移民或种族的典型叙述”，而是“有许多不同的故事需要被讲述”。^⑤ 美国移民史家桑切斯也认为汉德林等人将同化模式强加给了少数种族。他认为，种族问题在美国移民历史中居于中心地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历史研究的兴起便是有力的证明。^⑥ 在桑切斯看来，此前美国移民史学的同化范式基于欧洲移民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种族化的亚洲和拉美移民。

美国的移民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表现出明显的白人中心主义甚至“白人至上主义”。在这一框架下，白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占据有利地位，有色人种移民被认为无法融入美国主流。正如美国移民史家艾明如所言，针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法律的“种族化”使他们成为永久的外国人。^⑦ 同化范式未能认识到移民在归化、就业、住房、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种族化因素，这导致移民与少数族群更加难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真正颠覆美国移民史领域同化范式主导地位的，是当代美国大规模有色种族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民权运动及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颁布，一方面刺激了大量拉美和亚洲移民进入美国，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有色族裔身份意识的觉醒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国籍限额制度和亚洲移民的额外限制，引发了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持续至今的移民潮。关注非裔、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成熟，使种族和族裔维

①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09.

② 参见 Oscar Handlin, *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1.

③ Herbert Blumer, "Race Prejudice as a Sense of Group Privilege," *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 No. 1 (1958), p. 4.

④ Rudolph J. Vecoli, "Contadini in Chicago: A Critique of The Uproote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1, No. 3 (1964), pp. 404-417; Donna R. Gabaccia, "Do We Still Need Immigration History?" *Polish American Studies*, Vol. 55, No. 1 (1998), pp. 45-68.

⑤ Donna Gabaccia, "Comment: Ins and Outs: Who Is an Immigration Historia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 129.

⑥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 69.

⑦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

度在理解美国历史方面，从一个相对边缘的问题逐渐演变为核心问题。^①人们意识到，亚裔和拉美裔等有色少数族裔与早期欧洲移民的经历大相径庭。有色人种移民不仅是少数族群，而且是被种族化的群体，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方面曾长期受阻。^②而当代有色人种移民至少在法律层面获得了与白人移民同样的权利，为美国有色族群争取各项权利和社会话语提供了法律基础。

有色种族移民的大量增加，推动了族裔意识的觉醒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作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结果，多元族群建构不仅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而且影响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旨趣。很多非白人族裔史家对传统的“同化范式”表达不满，开始撰写自己所属族裔的历史，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移民与族裔史学的主流范式。美国社会也开始对移民族裔研究提供更多资金，大学纷纷创建相关研究机构，重要的学术奖项也开始向这一领域倾斜。美国移民与族裔史领域的权威期刊《美国族裔史杂志》在1968年得以创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史学界掀起了对多元移民族群过往的研究热潮。

承认种族在美国移民史中的角色，是对以往研究路径的重要补充，移民族裔史研究中的“种族转向”也因时而兴。移民史家维科利和桑切斯都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移民史在美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美国移民史研究的“种族转向”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而非美国移民史家安娜·戈登所说的20世纪90年代。^③维科利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移民史研究的繁荣发展期，学者们对同化范式提出挑战，对族裔有了更为多元化的理解，认同“文化的连续性和跨国影响”。这种努力终结了移民史在美国史学中的“边缘”地位。^④桑切斯也指出，跨学科的族裔研究项目，以及亚裔、非裔和拉美裔美国历史学家的工作与“种族转向”桴鼓相应。^⑤上述学者及其培养的学生聚焦于族裔和移民史研究，共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种族转向”。

此外，即使是以白人经历为中心的移民史研究，也受到了这种转向的影响，即在“少数族群”历史研究兴起的大背景下，白人开始重新认识其族裔身份，^⑥其结果便是关于“白人特性”研究的兴起。许多移民史家质疑“同化范式”是否适用于所有“白人”移民，认为书写白人移民“不自由”的经历同样存在研究空间。正如美国史学家马修·雅各布森在《同样是根》一书中所论述的，诸多白人移民族群通过与黑人权利运动进行对话或者受到其启迪，进而反思自身族群的历史。^⑦“种族转向”一方面关注对“非白人”移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探讨特定欧洲移民的“白人化”历程。

①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 68.

② Rogelio Sáenz and Karen Manges Douglas, "A Call for the Raci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Studies: On the Transition of Ethnic Immigrants to Racialized Immigrants," pp. 170-171.

③ Anna Pegler-Gordon, "Debating the Racial Turn in U.S. Ethnic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36, No. 2 (2017), p. 40.

④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p. 118-119.

⑤ Donna Gabaccia, "Comment: Ins and Outs: Who Is an Immigration Historian?" p. 128.

⑥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6, No. 3 (1997), p. 34.

⑦ 参见 Matthew Frye Jacobson, *Roots Too: White Ethnic Revival in Post-Civil Rights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概言之，移民族裔史领域的“种族转向”，通常被解释为从专注于欧洲移民的历史研究，转向重点关注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少数移民族群历史的研究；从关注不同欧洲裔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族裔同化范式，转向关注亚洲人和拉美人等有色族裔的种族化进程和部分欧洲移民成为美国社会所接纳的“白人”的历程；从历史研究转向包括族裔研究在内的跨学科探讨。^① 而有色移民族群历史研究的发展和“白人特性”研究的兴起，也成为美国移民族裔史研究“种族转向”的突出表现。1999年4月，美国“移民史学会”(Immigration History Society)正式更名为“移民与族裔史学会”(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 Society)，以更好地适应移民史研究领域新的发展动态。

二、“种族转向”对有色种族移民史研究的推动

在“种族转向”的刺激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美国移民族裔史学获得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以亚裔移民史为代表的研究领域，已然成为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如美国亚裔史学家李漪涟所言，亚裔美国人一直是有关移民、种族、国家认同和安全等颇有争论性的问题的焦点，亚洲移民遭受排斥的历史与当代有关移民、边境安全和公民身份的学术争论有广泛交集。^② 此外，学者们扩大了对拉丁美洲移民的关注，以及将欧洲移民种族化为“非白人”的相关研究，共同推动美国的移民族裔史成为美国史研究中人数最多和产出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

传统的移民史学者通常将1783年至1924年间的美国描述为不受限制的自由移民时期。^③ 这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欧洲移民，但有色人种移民的经历却并非如此。自“种族转向”出现以来，有关亚裔美国史的研究也颠覆了上述传统认知：1790年的《入籍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将移民的归化权仅限于白人；19世纪后期对华人移民日趋强化的歧视和限制，最终导致多数华人移民和其他亚洲移民被排斥，种族化的入籍法禁止这些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在美国移民史学家罗杰里奥·萨恩斯等人看来，围绕“亚洲人无法被美国社会同化”这一问题的反复讨论，成为美国社会对亚洲移民持续进行排斥的关键原因。^④ 虽然亚裔移民的来源不同，但是美国社会长期将其归为同一类群体。如美国华裔史学家丽萨·刘的研究所揭露，亚裔被认为带有一种持久的文化信念，即与“西方”(欧洲和美洲)相对的“东方”(亚洲)所具有的“危险”“低劣”等本质，这是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美国版本。^⑤ 而以芝加哥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研究者主要从欧洲移民的经历来开展移民问题的研究，忽视了以华人移民为代表的亚洲移民的经历。

从种族维度研究美国华人的历史，可以发现即便是长期被限制的华人移民，其经历同样丰富，对美国的国家和国族构建施加了不可替代的影响。19世纪后期，上千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越

① Anna Pegler-Gordon, "Debating the Racial Turn in U. S. Ethnic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p. 40.

② Erika Lee, "A Part and Apart: Asian American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34, No. 4 (2015), p. 36.

③ 参见 Roger Daniels, *Guarding the Golden Door: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882*,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4; Michael LeMay and Elliott Robert Barkan, *U. 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Laws and Issues: A Documentary His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9.

④ Rogelio Sáenz and Karen Manges Douglas, "A Call for the Raci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Studies: On the Transition of Ethnic Immigrants to Racialized Immigrants," p. 168.

⑤ 参见 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过太平洋到达南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美国的中国移民被种族化为最不受欢迎的“异族”，与“美国人”格格不入，常同黑人相提并论，成为衡量后续移民是否受欢迎的重要参照。排华者进而宣扬华人不可同化，并对之加以排斥，呼吁并支持制定排华相关法案。^①在某种程度上，种族因素是美国排华的根本性因素，美国通过种族主义的排华立法，总体上拒绝华人的永久居留权和归化权，明确了哪些人不能成为“美国人”。

对不同移民族群社区的研究表明，移民法及其相关政策对移民模式、社区分布、移民家庭及其就业状况，甚至第二代美国人的文化认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②美国移民史学家安德鲁·格里认为，美国政党政治中的反华运动导致1882年《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的颁布，而政治家和反华人士开始谈论“关闭美国大门”，则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③包括李漪涟在内的相关学者证实，在排华的语境下，有几个因素推动了美国对中国移民关闭国门：一是将华人归为种族和文化层面的低劣“他者”和“永久的外国人”；二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立法，限制华人在经济和地域方面的流动，禁止他们归化为美国公民；三是借助政府权力，使排斥、限制、监视和驱逐华人的行为合法化。^④在李漪涟看来，《排华法》的颁布带来了美国移民监管本身的巨大变化，并为20世纪20年代限制移民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些政策不仅用于检查和处理新移民，而且用于控制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移民。^⑤在《排华法》出台之后，印度人和日本人于1917年与1924年也遭到排斥，甚至作为殖民地国民的菲律宾人也在1934年被美国拒于国门之外。他们被美国法律定义为“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异族”，不得在美国拥有财产。^⑥李漪涟另一项颇具洞见的观察是，移民绝不是国家的被动客体，他们用诉讼乃至非法入境等各种策略来抵制和规避关于移民的立法和执法行动。^⑦

移民法对特定移民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亚洲人、拉美人、犹太难民及女性移民。事实上，如果不考察影响移民选择、社会发展及公民身份等方面的法律条款，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移民社区的历史。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史的学者，特别关注针对亚洲移民的排斥性立法。美国法学家邓新源分析了移民法对亚裔社区发展的影响，认为从1882年的《排华法》到1965年的《移民与国籍法》等一系列移民法和移民政策，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塑造和重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⑧

美国移民法深刻影响了亚洲移民的境遇，亚洲移民也反过来影响了移民法。美国移民史学者露西·萨利尔在《苛法如虎》一书中指出，在旧金山，华人移民、法官和移民事务官员之间围

①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 22.

② Erika Lee,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Law: A State of the Field Assess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 105.

③ 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1-2.

④ 参见 Mary Roberts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09; Charles McClain, Jr., *In Search of Equality: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⑤ Erika Lee, "The Chinese Exclusion Example: Race,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Gatekeeping, 1882-1924,"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21, No. 3 (2002), p. 53.

⑥ 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p. 13.

⑦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p. 120.

⑧ Bill Ong Hing, *Making and Remaking Asian America Through Immigration Policy, 1850-199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 15.

绕《排华法》所展开的争论，不仅推动了移民管理局行政权力的扩大，而且为此后移民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萨利尔认为，常被移民史学者视为边缘地区的美国西部，实际上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影响深远。^① 邓新源也认为，“亚洲人在移民政策和相关法律的历史上发挥了独特的、很少被承认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第一个促使美国联邦层面的移民法得以出台的群体”。^② 亚洲人在移民美国之初就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激进移民立法的思考，而这些移民法也成为美国国家构建的关键部分。

移民法可以影响整个移民的经历，从移民最初入境美国到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再到本土主义和歧视性移民政策对第二代移民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因此，有学术研究超越本土主义和限制性移民法的历史，转而探寻这些法律如何影响有色种族移民，证实了移民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移民史上的中心地位。艾明如认为，1924年移民法确立了美国“拥有欧洲血统者”可以共享白人身份，使其与“非白人”移民区别开来。“非白人”种族化的身份被认为既不可变更，也不能同化。历史学家称欧洲移民在美国的经历是“成为美国人”的过程，同时将墨西哥人视为非法移民，亚洲人则是永远的“异族”。艾明如同时考察了“无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这一观念的演变，指出这一排外话语尤其被用于亚洲移民。^③ 由于被明确禁止入籍美国，亚洲移民难以用“同化范式”来解释，从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事，突出了美国民主和自由的局限性。^④ 对1924年《移民法》的分析表明，移民法律和政策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更广泛的种族和民族归类有着深刻的联系，该法案对东南欧移民的限制和对亚洲移民的禁绝，不但将欧洲做出不同划分，而且将欧洲与非欧洲世界分隔开来，成为此后数十年美国处置外来移民的法律基础。总体而言，“种族转向”启发下的相关移民法研究，将非白人移民的历史整合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法律和外交等问题之中，在拓宽美国移民史研究的同时，也大大加深了对美国历史和相关移民法的理解。

受“种族转向”的影响，对于亚裔与其他族群关系的历史研究也有新进展。移民史学家克莱尔·金认为，美国亚裔的种族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与白人和黑人的相互作用”得以塑造。^⑤ 美国日裔史学家斯科特·仓重则考察了20世纪洛杉矶地区黑人和日裔美国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分析二者在重塑洛杉矶社会和政治的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仓重超越“黑人/白人”二分法，将日裔美国人在二战中被拘留和黑人民权运动等事件相关联，探索种族隔离和融合的多个问题维度。文化史学家达里尔·梅达强调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对亚裔美国人维权运动的重要性，展示“亚裔美国人”的族群分类如何被创造，以团结美国的亚裔族群反抗种族主义。^⑥

① Lucy E. Salyer, *Laws Harsh as Tiger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② Bill Ong Hing, *Making and Remaking Asian America Through Immigration Policy, 1850-1990*, pp. 19, 189.

③ Mae M. Ngai, "The Architecture of Race in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1 (1999), pp. 69-71, 73.

④ 参见 Donna Gabaccia, "Is Everywhere Nowhere? Nomads, Nations, and the Immigrant Paradigm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6, No. 3 (1999), pp. 1115-1134;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p. 66-84; 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p. ix.

⑤ Claire Jean Kim, "The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 Society*, Vol. 27, No. 1 (1999), p. 106.

⑥ 参见 Scott Kurashige, *The Shifting Grounds of Race: Black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e Making of Multiethnic Los Angel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ryl J. Maeda, *Chains of Babylon: The Rise of Asia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这些研究对美国移民族裔史的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解构了美国族裔史中的“黑白二元”叙事；第二，将亚裔历史深嵌于美国整体历史之中，揭示了亚裔族群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第三，通过与不同族群的比较，对亚裔美国史的认识也得以深化。

对移民族裔史研究的“种族转向”而言，跨国视野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挑战“留在亚洲”或“成为美国人”的二元立场时，亚裔移民史家徐元音和东荣一郎等人的研究强调了跨国视角对理解亚洲移民的重要性。徐元音的《黄金梦》一书对台山移民的跨国主义进行了极具独创性的研究，通过梳理大量中英文文献，对中国台山人与在“金山”寻找财富的亲戚之间的持续联系进行了清晰呈现。徐元音指出，虽然距离遥远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分离，但是台山人和“金山客”之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共同建立起一个充满生机的跨国社会空间。^① 东荣一郎的《在两个帝国之间》一书在跨国视野下，分析了二战前在美国的日本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亲日倾向及种族主义的思想与行为。东荣一郎借助跨国史料，证明日裔美国人不是简单的受害者或反抗者，而是复杂的、多元的族群。他认为，日裔美国人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一个脱离日本移民背景的美国式的故事，呼吁以跨国视野来审视日本和美国共同施加的对日裔美国人生活的持久影响。^②

“种族转向”也常常将研究者带回到族裔问题的研究之中。在将种族纳入移民史研究的多种路径中时，多个族裔群体间的交叉互动也颇具价值，此类研究往往强调趋同性和关联性：桑切斯的著作《成为墨裔美国人》探讨了墨西哥移民从临时居民向永久定居者转变的过程，为新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文化建构奠定了基础；比较族裔史学家莎娜·伯恩斯坦的《改革的桥梁》分析了民权运动的跨种族根源，着重展示了日裔、犹太裔、非裔和墨西哥裔等少数族裔在冷战背景下的团结合作，指出这些族群选择以更加缓和的方式争取自身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重写了美国的民权运动史；政治史学家马克·布里连特的《美国肤色之转变》一书则将叙事重心聚焦于少数族裔间的分道扬镳，关注不同改革群体所追求的法律和立法倡议，认为随着民权运动从抵制立法歧视转向推动反歧视立法，不同的少数族裔族群察觉到他们在住房、教育和移民方面的利益并无法共享甚至截然不同，在民权运动中形成的少数族群的统一阵线也因此逐渐瓦解；族裔史学家娜塔莉亚·莫利纳则将族群关系理论化，认为“种族是在美国产生的”，各族群设计并运用种族“剧本”而实现各自的目标。^③ 上述研究表明，种族转向下的美国移民史与族裔史研究通过考察多族裔间的多维互动，既展现了少数族裔联合抗争以争取权利的历史，又揭示出其内部因利益分歧而屡次走向分裂的现实，同时在理论层面将种族问题理解为美国社会建构的结果。

总体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种族转向”出现以来，美国移民族裔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对传统移民问题的研究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有关美国移民史的学术成果加速涌现，且维持

^① 参见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参见 Eiichiro Azuma, *Between Two Empires: Race,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Japanese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参见 George J. Sa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ana Bernstein, *Bridges of Reform: Interracial Civil Rights Activism in Twentieth-Century Los Ange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rk Brilliant, *The Color of America Has Changed: How Racial Diversity Shaped Civil Rights Reform in California, 1941-19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Natalia Molina, *How Race Is Made in America: 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the Historical Power of Racial Scrip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了较高的研究水准，移民族裔史的著作经常获得美国史学界各类奖项便是有力的证明。有色族群的相关移民立法是美国国家和国族建构的关键部分，这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共识性观点。在对有色族群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给予重新认识的过程中，“种族转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种族转向”与“白人特性”研究

在少数族裔移民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对欧洲一些特殊移民群体历史的研究也出现了“种族转向”，推动了与“白人特性”相关的一系列研究，涉及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族群，被视为当时美国人文社会科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动向之一。传播学学者约翰·沃伦在1999年总结道“最近，关于白人特性的研究爆发了。”^①学者彼得·杰克逊也曾指出“十年前，人们还几乎不知道‘白人特性’的存在，而现在对‘白人特性’的研究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成了一种“时髦”。^②研究白人特性的学者认为，种族身份和种族主义并非只有非白人群体才会经历，很多白人移民也有相关体验，因此有必要仔细审视白人的种族身份建构。用历史学家大卫·罗迪格的话说，“把白人特性而不仅仅是白人种族主义作为研究的焦点”，凸显了“白人对自身及权力”等方面的审视。^③

有学者把对欧洲移民的研究同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研究截然分开，理由是两者表现为“截然不同的”经历。^④这反映了学界对美国移民史的某种“认知隔离”。在弗吉尼亚·扬斯-麦克劳克林主编的《移民反思》一书的一篇文章中，华裔史家陈素贞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学家没有更多地比较欧洲和亚洲移民的经历？”她指出，把亚洲人贴上“旅居者”的标签，而将欧洲人视为“移民”，这种错误的二分法阻碍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⑤维科利也反对非欧洲移民与欧洲移民“在所有方面都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一看法否认了美国移民历史的整体性。^⑥在此背景下，“白人特性”作为一个关键概念，为历史学家超越简单的二分法提供了可能。一些针对亚洲人和拉美人的种族观念，也被应用于某些欧洲移民群体。正如美国移民史学家约翰·海厄姆的研究指出，一种将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区分开来的“绝对差异”感，扩展到了某些欧洲族群，由于美国本土白人和欧洲移民之间的生理差异并不明显，本土主义者“制造”出了种族差异。^⑦

李漪涟强调种族在移民和归化法律中的作用，认为移民法是一个充满比较研究可能性的领域，通过考察反亚洲人和反墨西哥人的运动与针对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本土主义运动之间的联

^① John T. Warren, "Whiteness and Cultural Theory: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e Urban Review*, Vol. 31, No. 2 (1999), p. 185.

^② Peter Jackson, "Constructions of 'Whiteness' i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rea*, Vol. 30, No. 2 (1998), p. 99.

^③ David Roediger, "Race and the Working-Class P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the Future of Labor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38 (1993), p. 132.

^④ Carl Wittke, *We Who Built America: The Saga of the Immigrant*,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39, p. 458;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 72.

^⑤ Sucheng Chan, "European and Asian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20s-1920s," in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ed., *Immigration Reconsidered: History, Sociology, and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7, 78.

^⑥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pp. 118, 121-122.

^⑦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York: Atheneum, 1963, pp. 132-133.

系^①，可发现限制、排斥华人和墨西哥人的话语很快被重塑，以适用于后来的欧洲移民群体。约翰·海厄姆在1963年承认，他在撰写《国土上的陌生人》时“把对非欧洲民族(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对视为某种不同的现象，在历史上与美国本土主义的主流取向无关”，这种认知事实上是对有色族群移民的偏见。^②后来的学术研究也证明，在围绕“何为美国”及“谁是美国人”的想象所确立的种族话语及一系列政治和法律制度中，亚洲移民扮演了关键角色，排斥亚洲人的相关历史影响了美国政府限制东欧和南欧移民的话语方式，支撑了一种将美国公民身份完全等同于白人权利的政治文化。^③经济学家伊迪丝·阿博特认为，不能将欧洲移民同亚洲移民截然区分开来。^④移民史家唐娜·加比夏也强调，移民史的研究者不应该将美国历史上的不同移民群体完全分隔。^⑤就排外、限制移民及相关法律而言，反亚裔的本土主义不仅同反东南欧的本土主义直接相关，而且是20世纪初美国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主导模式。最初建立在亚洲移民身上的排外话语和意识形态，后来扩展到其他移民群体，包括南欧人和东欧人，他们同样被种族化，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美国由排斥有色人种移民所确立的“看门人国家”及其一系列移民立法，建立起了一整套审查、拒斥、驱逐和归化移民的机构与程序，并在20世纪扩展至包括欧洲移民在内的所有移民群体，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

从种族划分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建构这一前提出发，部分移民史家将注意力从美国人如何看待有色人种，转向其对白人移民的态度，并将“白人特性”作为美国种族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其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同样充斥着斗争和不确定性。历史学家追溯了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族群成为“白人”的不同途径，尽管欧洲移民的后代在整体上被视为白人，但是第一代移民的白人身份并非确定无疑。美国社会最初普遍认为，爱尔兰人、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既非白人又非黑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群体”(in-between peoples)。

工会组织在欧洲新移民构建白人身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移民团体的“反黑人激进主义”在确保欧洲白人移民特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样重要。美国史学家大卫·罗迪格的《白人的工资》和马修·雅各布森的《不同颜色的白人特性》，是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关于“白人特性”的研究著作，揭示了“白人特性”研究的多样性及其潜在问题。罗迪格是“白人特性”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在揭示欧洲移民如何被种族化并积极寻求白人认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对“白人特性”的历史探索。^⑥作为较早关注“白人特性”的作品，其代表作《白人的工资》关注内战前美国的白人工人如何理解自身的白人身份认同。罗迪格特别注意到了爱尔兰移民所面临的极端偏见，后者有时甚至“根本不被视为白人”。而爱尔兰人将自身与黑人奴隶区分开来，试图确立自己的白人身份，从而证明其“美国特性”。罗迪格将种族作为一种“关系概念”，指出

① Erika Lee,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Law: A State of the Field Assessment," pp. 102-103.

②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p. iii.

③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 72.

④ Edith Abbot,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Select Docu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6, p. ix.

⑤ Donna Gabaccia, "Is Everywhere Nowhere? Nomads, Nations, and the Immigrant Paradigm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 pp. 1115-1135;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p. 66-84.

⑥ 参见 David R.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1991; Mat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欧洲移民及其后代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部分原因，便是其自身认同为“白人”。^① 总体而言，罗迪格试图超越有色人种移民和白人移民的二元划分，强调两者在某些方面的相似经历。李漪涟也认为，罗迪格旨在将“白人特性”和种族化的少数民族研究联系起来，并探究种族、族裔和移民三者的共同作用机制。^②

马修·雅各布森的《不同颜色的白人特性》一书的主题与《白人的工资》相似，但其考察的是1790—1965年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其研究重点是分析其他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移民。雅各布森摆脱黑白二元的种族观，探索种族、族裔和国籍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揭示了美国种族概念极强的可塑性。他指出，追溯凯尔特人或斯拉夫人成为高加索人的过程，就是承认种族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建构。^③ 雅各布森另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特别的忧伤》，也是研究移民史学“种族转向”和国家建构相互作用的重要成果。通过考察美国民族主义如何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爱尔兰、波兰和犹太移民的适应过程中发挥作用，雅各布森将“白人特性”运动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联系起来。^④ 他的另一部著作《同样是根》，与族裔研究学者尤格·阿纳格诺斯托的《白种人的轮廓》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阐释了“白人”复杂的族裔与种族交集。^⑤ 《同样是根》一书对更广泛的白人社会和政治共识等相关问题加以探讨，是对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的回应。为了理解白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如何在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浪潮中得以存续，雅各布森在书中强调了全面探索白人族裔意识复兴的重要意义。^⑥ 而《白种人的轮廓》一书则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希腊裔美国人为例来探讨种族历史的构建，揭示白人种族如何及为何有选择地保留、改造或拒绝他们的过去。该书作者挑战了将欧裔美国人视为统一文化载体的倾向，指出对美国白人种族的同质化认知忽视了特定群体的具体身份及其内部差异，揭示了种族身份建构的重要性。^⑦

历史学家诺艾尔·伊格纳季耶夫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回应“种族转向”这一移民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他提出了“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这一重要问题，其前提是认为爱尔兰人在移民美国时并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白人”。^⑧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爱尔兰人通过反对黑人的立场，有意识地将自身的认同与更大的白人群体相结合，同时采取积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等举措而“变成白人”。^⑨ 换言之，白皮肤使爱尔兰人有资格成为白人种族的一员，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被接纳为白人，他们必须凭借努力而成为白人中的一员。爱尔兰人还坚持白人至上主

①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p. 3-44.

② Erika Lee, “A Part and Apart: Asian American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p. 32.

③ Mat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p. 14.

④ Matthew Frye Jacobson, *Special Sorrows: The Diasporic Imagination of Irish, Polish, and 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2.

⑤ Richard Williams,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and Social Value: The Creation of Black and Irish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4.

⑥ 参见 Matthew Frye Jacobson, *Roots Too: White Ethnic Revival in Post-Civil Rights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Yiorgos Anagnostou, *Contours of White Ethnicity: Popular Ethnography and the Making of Usable Pasts in Greek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62-192.

⑧ 参见 Karen Brodtkin, *How the Jews Became White Folks and What That Says About Race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5; Noel Ignatiev,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⑨ Barrington Walker, “‘This is the White Man’s Day’: The Irish, White Racial Identity, and the 1866 Memphis Riots,” *Left History*, Vol. 5, No. 2 (1999), p. 32.

义的立场，通过排斥华人等移民族群而与主流白人社会形成某种统一战线，进而被接纳为真正的“白人”。移民史学者尼尔·弗利的研究同样表明，爱尔兰人“处于白人的圈子之外，直到他们真正了解了白人的含义，并接受了白人的种族意识形态”。^① 移民史学家詹姆斯·巴内特和罗迪格也指出，包括爱尔兰移民在内的许多欧洲移民长期被认为是“非白人”，并指出获得白人身份是一个“双向过程”，既要求爱尔兰人“争取更多美国人接受其为白人”，又要求他们坚持“自己的白人身份和白人至上主义”。^②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前往美国的东欧和南欧移民同样陷入了种族问题之中。对以意大利裔为代表的东南欧移民的相关研究证明，种族压迫长期以来困扰着来自东欧和南欧的“非白人”移民。这些“新移民”的地位最初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后来逐渐被接纳为“白人”。美国的本土主义者将“新欧洲移民”和曾经的亚洲移民直接关联，认为其在地位上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且作为廉价劳动力威胁着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意大利人被明确地与华人进行比较，并被冠以“欧洲华人”的称呼。正如唐娜·加巴夏所说，华人和意大利人“在二元种族图景中占据着模糊、重叠和中间的位置”，既不是黑人又不是白人。^③ 大卫·罗迪格和詹姆斯·巴雷特也认为，来自南欧和东欧、墨西哥和亚洲地区的新移民，无一例外地沿袭华人移民模式并被种族化。^④

20世纪20年代限制移民立法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对“新移民”的胜利。美国国会、三K党、媒体乃至民意都强化了东欧和南欧人“非白人种族”的地位。巴雷特和罗迪格在研究中援引当时本土主义者的观点，旨在证明当时东欧和南欧移民的“非白人地位”。优生学家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一书对新移民进行种族主义攻击，旨在捍卫所谓“北欧”血统的纯正性，反对所谓“阿尔卑斯移民”“地中海移民”和闪米特入侵者。^⑤ 不过，巴雷特和罗迪格也指出，南欧和东欧移民比非裔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加入工会组织，而且工会从未像对待亚洲人那样彻底禁止他们加入。^⑥ 政治学家迈克尔·罗金对犹太人与非裔美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分析了美国“白人”身份的本质和种族观念在将移民转变为“美国人”过程中的作用，指出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共同经历是其争取种族平等的关键词语。^⑦

由上可见，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移民，不能以单一的“种族”观念概而论之，以东欧和南欧为代表的“新移民”在美国种族结构中处于“黑人与白人之间”尴尬位置。对于移民来说，美国化至关重要，“成为白人”和“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交织在一起。在美国历史上，“白人”是权力的隐喻，是一种地位和利益分配的决定性维度，是“白人至上”的同义词，是

① Neil Foley, *The White Scourge: Mexicans, Blacks, and Poor Whites in Texas Cotton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8.

②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 4.

③ Donna Gabaccia, "The 'Yellow Peril' and the 'Chinese of Europe':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Labor, 1815-1930," in Jan Lucassen and Leo Lucassen, eds., *Migrations, Migration History, History: Old Paradigms and New Perspectives*, Berlin: Peter Lang, 1997, pp. 177-179.

④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p. 8-9.

⑤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7, p. 30.

⑥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 24.

⑦ 参见 Michael Rogin, *Blackface, White Noise: 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Hollywood Melting Po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由权力定义的认识论立场，也是一套关于种族“他者”和“我者”的信念。^①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波兰人等欧洲移民常被认为是“非白人”，或者像大卫·罗迪格和詹姆斯·巴雷特所说的，他们在更广泛的美国文化中被认为是“中间民族”。与此同时，联邦立法则认定这些欧洲新移民为“白人”，并允许他们归化入籍。^②如果说在美国社会中东南欧移民的白人身份遭到质疑，那么美国的法律和人口统计则明确无误地将其归入“白人”行列，法院在入籍案件中也总是承认他们的“白人”身份。而与之相对的是，非欧洲移民因其“非白人”身份而被长期剥夺归化权。

总体而言，美国学界有关“白人特性”的研究较为丰富，其学术贡献至少包括以下诸方面：首先，相关研究有助于完善学界和民众对美国种族的解释。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种族何以得到建构的理解，强调种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展示出关于种族和族裔的假设如何因时而异，并提醒人们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并非只针对有色人种，也面向部分白人。^③其次，这些研究通过历史语境的分析，证明美国种族类别并非二元对立，这是将非特权群体描绘成非白人群体的传统研究中所忽视的历史面相。关于“白人特性”的相关研究，体现了美国历史上以种族区分不同族群并对特定族群进行排斥和歧视的建构性特征。^④最后，通过将种族问题推向美国历史的中心，“白人特性”的研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国族认同问题，在总体上展现了美国历史上对于“白人”身份界定的复杂性和史学意义。

四、对“种族转向”的省思

“种族转向”不仅包括对种族主义话语结构的研究，而且包含对种族主义本身和美国制度背景下的种族主义的研究，例如法律和政府政策中的种族主义等。移民族裔史研究逐渐接受了“种族一直是美国国族构建的重心”这一观点，认可美国自建国以来就是一个“种族国家”。移民与族裔史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是美国历史中“接纳”与“排斥”的主导地位之争，这与“同化范式”的有关讨论相交叉。确切而言，学者们争论的是，排斥移民是否与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相矛盾，是否为针对移民的话语核心。在移民史上，关于排外重要性的争论在移民法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清晰的阐释，李漪涟展示了排华如何成为美国移民政策发展的核心，艾明如分析了非法移民如何被法律所定义，并反过来影响美国的国族界定。^⑤对这些学者而言，种族是理解移民政策的关键所在。

将种族问题纳入移民研究，有助于全面描绘移民的种族化经历，以及他们在融入美国社会时所遇到的障碍。同时，这种方法也让移民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占主导地位的白人传统种族叙事框架之外提供一种反向叙事。^⑥除研究对象发生改变之外，相关研究的中心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安娜·戈登将其描述为“由各个欧洲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的种族模式转向关注种族化进

① Eric Arnesen, "Whiteness and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60 (2001), p. 9.

② James R. Barrett and David Roediger, "Inbetween Peoples: Race, Nationality and the 'New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pp. 9-10.

③ Neil Foley, *The White Scourge: Mexicans, Blacks, and Poor Whites in Texas Cotton Culture*, p. 11.

④ Peter Kolchin, "Whiteness Studies: The New History of Race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9, No. 1 (2002), p. 170.

⑤ 参见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⑥ Rogelio Sáenz and Karen Manges Douglas, "A Call for the Racialization of Immigration Studies: On the Transition of Ethnic Immigrants to Racialized Immigrants," p. 178.

程,这些进程促使白人群体融入美国,而有色人种群体则被排斥在外”。^①“种族转向”研究证明了以亚洲移民为代表的有色人种融入美国社会的模式与欧洲移民有很大不同,有色移民族群内部同样千差万别,同时非白人移民与白人移民也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移民族裔史的“种族转向”本身也提供了一种协调欧洲移民史和有色人种移民史研究的手段。维科利指出,“‘介于两个族群之间的人’这一概念是基于一系列种族认同的假设,而非简单的二元论”。^②但与此同时,“种族转向”并无法为移民史创造一个统一的议程,也无法消除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其与跨国研究的关系也很复杂——“种族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重述了美国历史,而跨国研究则有助于从移民和全球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历史。

尽管“种族转向”的相关研究颇为丰富,其影响也超出了美国移民族裔史领域,甚至超出了史学范畴,但是“种族转向”并不像“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那样为人熟知。究其原因,一方面“种族转向”已被融合在其他研究范式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是美国社会和史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种族转向”是美国族裔身份意识觉醒的结果,它在推动相关领域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对特定族群独特性和能动性的过分强调,是“种族转向”在移民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相关研究者基于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意识,往往放大了自身所在族群的独特性、能动性及其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从而走向“族裔中心主义”。李漪涟在其所著的《在美国之门》中,将华人对《排华法》的抗争历程进行了详细考察,高度评价了华人积极挑战《排华法》的多种抗争形式。^③然而事实上,华人的抗争行动大多是被迫状态下的被动应对。乔治·桑切斯一方面认为“美国史学界对美国移民的独特性给予了太多关注”,^④另一方面在其《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一书中又突出强调墨西哥裔移民的能动性及其为适应洛杉矶文化所做出的努力。^⑤桑切斯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独特性的过度强调,同样忽视了这种能动性的限度,墨西哥人的很多选择只是对美国社会的被动适应。

其次,很多亚裔美国历史学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影响国际移民的复杂因素上,他们常借鉴历史以外的理论和框架来展开研究,产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但这种方法取向也存在局限性。例如,移民史学家艾略特·巴坎指出,解释美国殖民主义的形成在美国移民历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并非所有流向美国的移民潮都是殖民主义的结果。^⑥此外,殖民主义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美国,忽视了导致移民运动和种族形成的其他力量,以及不同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复杂轨迹。“种族转向”产生五十多年来,移民史家一直在挑战移民的族裔同化范式,努力强调种族和排斥性因素在移民史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这种对美国历史上移民同化范式的扬弃未免走得太远。在《几乎都是异族》一书中,族裔史学家保罗·斯皮卡德提出了一种“超越埃利斯岛”(beyond Ellis Island)的族裔史研究方法,该方法一方面挑战了以欧洲或纽约为中心的移民史

① Anna Pegler-Gordon, "Debating the Racial Turn in U. S. Ethnic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p. 40.

②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p. 118.

③ 参见 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ter IV.

④ George J. Sanchez,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in Recent Immigration Studies," p. 80.

⑤ 参见 George J. Sa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⑥ Elliott Robert Barkan, Jon Gjerde, and Erika Lee, "Comment: Searching for Perspectives: Race, Law, and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18, No. 4 (1999), p. 140.

研究模式，即他所说的“埃利斯岛模式”(Ellis Island model)，另一方面也认为基于“种族转向”的移民史研究弱化了移民同化范式。^①

再次，“种族转向”范式对“白人特性”的集中关注，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这可能导致历史学家忽略影响移民经历的其他因素。历史学家大卫·斯托指出，“白人特性”有可能掩盖其他同样重要的维度，如地域、家庭、宗教或职业等因素，从而导致历史解释变得单调。^② 维科利则呼吁更多地关注宗教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在美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宗教作为社区的基础和冲突的重要根源，常比种族因素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③

第二，“白人特性”研究事实上并非一种新生的研究领域或方法。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关于“白人特性”的学术研究急剧增长，影响了许多学科领域，从文学批评到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白人特性”强调“种族和阶级地位、身份和政治在美国社会中有着根本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④ 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有关“白人特性”的研究并不是全然的新生事物，早在罗迪格的《白人的工资》激起读者的兴趣之前，美国历史学家就把种族作为诸多研究的中心或基本要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白人特性”的文献，为后世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约翰·海厄姆于1955年出版的《国土上的陌生人》一书，至今仍是研究美国本土主义的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海厄姆深入探讨了19世纪晚期日益增长的种族本土主义，这种本土主义强调南欧人和东欧人等“劣等种族”所构成的危险。^⑤ 海厄姆的研究为日后有关“白人特性”的研究留下了诸多要素，将其视为“白人特性”研究的先驱亦不为过。

第三，尽管“白人特性”研究的成果产出颇丰，但是鲜有人对其兴起、发展和优劣与否进行认真的评估。事实上，“白人特性”的研究者对爱尔兰人、东欧和南欧人的“非白人地位”的断言，以及相关学者对种族话语的选择性解读等做法，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⑥ “白人特性”的研究者巴雷特和罗迪格确实提供了大量证据，以证明雇主、政府和工会官员等群体认为新移民在种族和文化上是劣等的“非白人”。但在劳工史家埃里克·阿尔内森看来，这些证据仍不够充分，种族、文化自卑与“非白人的观念”需要被区分开来。研究“白人特性”的历史学家只提供了部分证据来支持其论点，却忽略了大量反证案例。而根据时人的某些精选语录来断定整个群体的“非白人”特性，这在方法论上就存在问题，其结论自然可疑。^⑦ “白人特性”的研究者对爱尔兰人“非白人”地位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将种族化和白人的范畴混为一谈，而这无疑混淆了“白人”与“种族化”这两个核心概念。

① 参见 Paul R. Spickard, *Almost All Aliens: Immigration,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② David W. Stowe, "Review of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by Matthew Frye Jacobson," Vol. 86, No. 3 (1999), p. 1359.

③ Rudolph J. Vecoli, "Comment: We Study the Presen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p. 122.

④ Eric Arnesen, "Assessing Whiteness Scholarship: A Response to James Barrett, David Brody, Barbara Fields, Eric Foner, Victoria Hattam and Adolph Reed,"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60 (2001), pp. 84-85.

⑤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pp. 138, 140.

⑥ Eric Arnesen, "Whiteness and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p. 3.

⑦ Eric Arnesen, "Assessing Whiteness Scholarship: A Response to James Barrett, David Brody, Barbara Fields, Eric Foner, Victoria Hattam and Adolph Reed," pp. 87-88.

第四,在关于“白人特性”的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莫过于对“白人”的定义不明。“白人特性”的研究者对“白人”的定义存在两极化的倾向:或者在定义上缺乏足够的弹性,或者“过于宽泛或基于隐喻”。^①概念上的不精确,以及在研究中对资料采撷的倾向性和片面性,使“白人特性”成为历史分析中一个缺乏足够说服力的概念,而“白人”概念的弹性如同一块空白的屏幕,使那些声称要分析它的学者可以在其上投射自己的观念。^②

第五,对“白人特性”的研究,事实上隐含着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强调。在白人至上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占主导地位的族群受益于白人的特权,并受到主流话语的鼓励,通过媒体和教育等渠道,将这种特权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了解白人和权力的运作,以及白人在种族特权体系中的含义,是“白人特性”研究的关键。^③许多学者声称从解构白人的角度来研究“白人特性”,然而正如菲利普·霍华德所指出的,他们对白人在白人至上主义社会中的定位仍缺乏足够的批判性理解,以至于无法对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社会现状提出实质性挑战。^④

大体而言,美国移民族裔史研究中“种族转向”的提出,无疑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学术尝试,丰富了美国的历史书写,启发了诸多新的研究思路。但正如前文所述,其存在的局限也不容忽视,包括过分强调有色人种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陷入“族裔中心主义”,对于“白人”的定义难以捉摸,以及在解释美国历史时过度依赖种族因素等。事实上,过分强调“种族”维度,也可能带来单一化解释美国移民族裔历史的风险。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曾担心以“白人特性”为代表的相关研究,会成为理解美国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万能解释”。^⑤“种族转向”所推动的相关研究有其局限性,同时也有相当大的学术潜力。如果要让“种族转向”延续其学术活力,研究者需要厘清核心概念,通过更加丰富细致的实证研究来证明其价值,否则“种族转向”范式的学术生命可能将很快走向衰微。

结 语

种族因素是美国诸多社会制度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种族维度自然也是研究美国的关键维度。尽管美国学界对“种族转向”尚存争议,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启发了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进一步繁荣了美国移民族裔史学,尤其是非欧裔移民族裔历史的相关研究。“种族转向”也进一步促进了移民史与族裔研究的联动,并由此焕发新的生机。跨国主义、全球化、散居、双重国籍、“非法”移民制度、监禁和驱逐出境等概念和现象,都影响了学者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因此,研究美国的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移民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相似的主题,并使用比较研究、多地区、多语种、跨国史和全球史等视野与方法来展开学术研究。^⑥在移民与族裔史的这种研究趋势中,“种族转向”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① Eric Arnesen, “Assessing Whiteness Scholarship: A Response to James Barrett, David Brody, Barbara Fields, Eric Foner, Victoria Hattam Adolph Reed,” p. 87.

^② Eric Arnesen, “Whiteness and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p. 8.

^③ S. Van Dyck, “What is Afrocentric? Applying Afrocentric Analysis to a Non-fiction Text,” in J. L. Conyers, Jr., ed., *Afrocentricity and the Academy: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mpany, Inc., 2003, p. 178.

^④ Philip S. Howard, “White Privilege: For or Against? A Discussion of Ostensibly Antiracist Discourses in Critical Whiteness Studies,” *Race, Gender & Class*, Vol. 11, No. 4 (2004), p. 67.

^⑤ Michael Spear, “A Public Forum: Scholarly Controversy: Whiteness and the Historians’ Imagin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No. 62 (2002), p. 191.

^⑥ Erika Lee, “A Part and Apart: Asian American and Immigration History,” p. 33.

“种族转向”的重要性在于其视角的转变。它是种族研究范式的一次突破，即将历史叙事的中心下移，关注流动人口的跨国生活——他们不仅是移民，而且是有着多重公民和文化身份的人。^① 桑切斯支持对移民史研究的开放态度，“支持在种族话语框架下对于不同道路”的研究。^② “种族转向”是对传统移民史的重要补充，超越了美国历史上非黑即白的二分法种族叙事，展现出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重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种族转向”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往往强调在这一范式指导下的研究往往顾此失彼、失之偏颇。然而实际情况是，并没有推崇或从事“种族转向”研究的学者将“种族”维度视为解释美国移民族裔史的唯一维度，他们注意到了移民的能动性，即移民一方面被纳入美国已经存在的种族结构之中，另一方面也在改变这种结构。

责任编辑：郑广超

The “Racial Turn”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

WU Bin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racial turn” was an academic trend that became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1960s, which had affected many disciplines and had a transnational influence, especially on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 The rise of the “racial turn” was due to the scholars’ dissatisfa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ssimilation paradigm” that dominated the writing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 It was also driven by the 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 large-scale foreign immigrat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awakening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racial turn” was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influential Asian and Hispanic historiography,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subverted the previous writing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history centered on whit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academic circle had also started to study “whiteness”, which had promoted the enrichment and deepening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white immigrant groups. However, the “racial turn” also has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s of core concepts and insufficient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re is a tendency to move towards “colored ethnocentrism”.

Key words: racial turn; immigration and ethnic history; whiteness; assimilation paradigm

^① John J. Bukowczyk, “Editor’s Note: The Racial Tur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36, No. 2 (2017), p. 7.

^② Donna Gabaccia, “Comment: Ins and Outs: Who Is an Immigration Historian?” p. 130.